

拔豆客

□嫩江渔樵

嫩江县产大豆，也产饭豆。因饭豆秧矮壮贴地不易机收，所以主要靠人力拔。饭豆成熟了得马上收，否则如遇连雨天，就全扔地里了。即使天晴后收回来，那豆粒也失去了光泽，价格自然大打折扣。

拔饭豆是农活中最挣钱的，快手一天能挣四五百。可它也是最苦最累的，一般人不敢“照量”。拔豆客以拜泉、依安和吉林省白城等地的农民居多。

拔豆客住在东家，凌晨三点多，就会被领工的喊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武装上胶鞋、粗布衣、围巾、胶皮手套，就被四轮拖拉机一路“咣当咣当”送到“战场”。天光未露，地头黑漆漆的树上，熟睡的乌鸦被惊起，发出“呀——”的一声惊叹，扑棱棱飞走了。初秋的嫩江，早晚已很凉。地上、草上、豆秸上，一层如霜的冷露迅速打湿鞋袜、衣裤，湿冷透入肌肤、毛孔。地面泛着潮气，像小蛇纠缠着腿脚，天空一弯白月，如残冰在水中涤荡，残夜的风不时凌厉袭来，让人心冷心颤……经过短暂身体和心理的挣扎，随着拔豆的进行，大家渐渐挣脱了困意和对潮冷的休憩。

拔饭豆不用镰刀，不骑马。它的标准动作是：横站垄沟，大弯腰，头垂在另一垄沟，双手快速扒地拔豆秧。白日里远远望去，一个个脊背光亮、头脚相叠的“肉柱”，如人肉收割机齐着一根根豆茎迅速前行，过处是一排排撂倒的豆秸和淡淡的尘土……

清晨打湿衣裤的冷露，很快会被咸涩的汗水续接上，一天衣服都湿湿地箍在身上。但拔豆客只能忍受，如果脱下衣服就会被划得皮开肉绽。拔豆，不仅是肌肉骨骼的累，也是意志的考验。只要一进地，拔豆客就得像机器一样不停息。您想想，东家要抢时间收，怕天气有变。拔豆客也要抢工时，一年就这么一阵活儿，你这伙儿慢了人家那伙儿快，你这儿就挣不到几个钱了。另外大家在一起搭伙干活儿，一人一根垄，人家唰唰快，你好意思累赘人家吗？进了这个地儿，就没有“喘口气儿”这一说，你就是拔得头晕眼花，直下腰也会立马折叠回去拼命扒地……

拔豆人最伤的是两个部位——腰、手。想想看，上身下折180度不直腰，这腰能受得了么？就是一时能挺住，千一秋不落下病的也少。更明显的是手，手要不停以极快的速度拔豆秧，手指杵地是难免的，就这样一杵一杵的，手指自然肿胀瘀血。拔完一秋豆，多数人的指甲变成紫黑色。这些指甲会慢慢开裂、慢慢剥离、慢慢脱落。指头会渐渐长出新嫩的肉芽，新嫩的指甲，蓄过一冬，待来年生长了，又可以用它扒豆……拔饭豆的活儿让人发怵，很多人宁可手头紧一点儿，也不敢碰。

曾有一个年近五十的农民，挺着大肚子，根本不适合干这活儿，可他老婆在医院里躺着，需要钱。他来，领工的不同意，可他央求着都要下跪了。进了地，他倒是挺卖力，可一天晕倒在地里两三回，第三天再也进不了地了。还有一个是吉林的，爱人身体不好，姑娘上大学，年年出来拔豆。她第一次出来拔豆是女儿上大学那年。她说自己小时候就爱念书，没念够啊，没念够啊……她喃喃自语，我不会让我女儿念不起书的！说起女儿，她扬了扬超越年龄的苍老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充满希望地说：再干一年，我姑娘就毕业啦，再干一年！

您或许会惊讶，拔豆客还有女的呀？对，不仅有女性，而且，多数是女性，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岁左右都有。她们在田间劳作的远方，是渴望的眼睛，清澈或浑浊。她们拼命干活，不仅是在挣钱，更是面对艰难咬着牙坚持的态度，是与不幸命运拼尽全力的抗争，是对亲人、对家庭、对生活的负责与热爱……

吃着喷香的豆饭，眼前浮现出田间拔豆客的身影：辽远的天空下，烈日炙烤。随着闪亮的腰脊一耸一耸，身后放倒一排排褐色豆秧，那些弯弯的豆荚，闪烁着金光，像无数小小的弯刀，也像露出微笑的嘴角……

时间推移

□水森

水，我心无愧、我人不悔；问大地苍穹，我志高远、我心永恒！

二

做人保重身体是第一要务，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而且是经略人生的“资本——血本”！

一个人成功辉煌时，一定要有个好身体，否则就不能享受人生、欢乐开怀；一个人失败落魄了，也必须有个好身体，否则就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从头再来！

人生在世，“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这珍贵，这珍贵，比对全了才知道自己的身体最珍贵；这有道理，那有道理，思辨透了才明白自己的健康最有道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有多少人远虑而近忧过，一旦自己卧倒病榻上了，要多少钱才能把自己撑扶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最大最起码的储蓄，是一副健健康康的身体！这选择，那选择，一个好体格是最明智最正确的选择！

三

时间推移如同刮风下雨，吹散刷洗了曾经的邂逅相遇，留住播下了往日的欢聚记忆。

困难阻隔如同强力磁铁，筛掉远拒了曾经的萍水相逢，吸引凝聚了往日的患难与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只有过事儿才能识人儿，只有鉴别过利害，才知道谁好谁坏。

真心友善待自己的人，在你辉煌时不改初心，情有独钟，即使在你落魄时也一如既往、持之以恒；你伤心时，他（她）陪你难过，你欢欣时，他（她）会为你快乐。

人生几十年匆匆而过，别像人来人往，转瞬离合；一生实则很短暂，千万别留遗憾！给予我们爱的人，一定要珍惜，对我们好的人，千万别忘记；曾经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务必铭记于心，同命运共辱荣的人，一定感恩终生。

随想录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三代行医人

□宋丽华

生于1978

时光飞逝，转眼改革开放40年了。40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我刚出生到现在的长度，是人生一甲子三分之二的时光，更是中国从清贫到繁荣、落后到发展的历程。

40年前我刚出生，我姥姥说我家出生那年中国正在重新起步，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开始了全面开花。我姥姥说这些话是从队里开会的广播上听到的，其实她没听懂，很多人也不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成为中年人，作为用生命长度经历这次改革开放的见证人，站在人生清明的制高点上，再回望过去的四十年，我懂了，我想过上好日子的人们也懂了。

我出生那年，虽然如火如荼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是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曙光总是来临得稍慢，我们那儿还处于贫穷的状态中。穷人最怕的就是生病，生病要命啊。吃五谷杂粮又咋个能不长病呢？这也是贫穷带给人最直观的痛苦呈现方式。病了上不起城市的大医院，也拿不起乡里的药费，没办法，只好信土医，求土医。土医就是我姥姥这样的，她有三样绝活，拔火罐、刮痧、推拿。每有村子里的孩子闹毛病就来找姥姥看病，但凡来这里的，都是没钱的人家，姥姥三把锤子都用

上，在孩子身上推推拿拿，针来罐去。很多小孩就在姥姥手下被治好了。姥姥救过不少孩子的小命，当然也有救不回来的。听我妈妈说，我二舅6岁那年，晌午出去和一群小孩儿在村子里玩儿，不知怎的，路上迎面而来一辆受惊的拉粮马车，把6岁的二舅撞倒。马蹄踩踏过后，又被车轱辘碾压，人当时就快不行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去县里能救过来，可是住院抢救需要好大一笔钱，姥姥家七八个孩子，这些张嘴吃饭已经很是个难题了，平素来看病的也就是一包果子两袋糖的，拿啥去看病啊？

没办法，姥姥就把二舅抱回家，她不相信自己救了那么多孩子，自己亲生儿子救不回来。围着二舅忙活了一天，二舅还是走了。大哭过后的姥姥躺了三天没下炕，她跟大舅说，张凤，你去学医吧。就这一句话改变了大舅的命运。我想那一刻姥姥一定感知到了贫穷和死亡带给人的那种深刻的痛苦。20岁的大舅从此跟着本家一个老中医学习医术，一学就是十个年头。

1988年时，农村形势大好，村里在供销社旁边建了卫生所，大舅在卫生所里当大夫，没事背着药箱走街串户，上门给人看病。他们也管大舅叫“赤脚医生”。那时土地承包到户已有几



《草原巡医》

版画 晓岗

年，大家劲头足，日子也好了。大舅说那年之后农村新生儿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二，学校开始给学生免费接种疫苗，妇女生育健康每年也有了免费检查。过去对生病的恐惧，对死亡的无力为已经慢慢如潮水般退去，不再畏之狼虎般。

我还记得村里张二奶奶第一次输液的情景，老太太像见了稀奇玩意，粘着胶布，摁着棉球，从村东头走到西

头，热热闹闹地宣扬自己滴了水，仿佛得病也成了一件光荣又值得炫耀的事，其实那是炫耀好日子。这要放在以前，这个岁数得了病几乎就靠挺了，挺得过去就算过去，过不去早早准备料子和寿衣。可见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生命的保障有了提高。改革创新，人命不为大，啥发展了有用？这是我姥姥说的。

时光荏苒，在姥姥这个土医退出

农村舞台后，大舅这个赤脚医生接过全村保健的担子，一干就是20年。去年大舅的女儿燕子在牡丹江医学院毕业了，成为一名正式的外科医生。这得益于大舅当年倔强的坚持，本来小姑娘家的喜欢文艺也无可厚非，希望自己能从文发展，但大舅苦口婆心地劝，大舅说：“中国多一个少一个你这样的作家不足为奇，你也不一定出名，但是多一个大夫那可是能救回好多条人命的。”本来要写诗画画的手接过了手术刀，也接过了家族的事业。

去年大舅到燕子工作的齐市三院看闺女，那些先进的仪器令他咋舌。自己以前脉号太重，反复问诊，望闻问切全用上才能判断的病情，到了人家这，好家伙，几分钟就完事了。仪器的先进还不算，农村人都上了合作医疗保险，有病国家报销，还有大病救助政策。这和40年前只能靠土医土办法维生的时代完全不同了，生命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民生之首位。

我们家族三代行医人，从土医到赤脚医生，再到现代的专家医师，从多年前因贫穷只能用土办法延命，到大舅时几片药一瓶滴水治病，再到现在高科技保障生命健康，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轨迹。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车的变迁

□张传华

我家40年

大姐比我大20岁，我还不记事，大姐嫁到了离家百里外的杜尔基农场。

我9岁那年，乍暖还寒的4月，我们去大姐家照顾她生孩子。大哥赶着驴车，坐在车前耳板上。妈妈把攒好的鸡蛋装在小米篓里，上面用布蒙着，搁在毛驴车的正中间，用被子掖好。妈妈坐在车上，一手护着我，一手护着鸡蛋。

坐毛驴车的感觉挺美。大哥拿着小鞭子赶，毛驴儿不紧不慢地走，尾巴像条辫子，不停地摆来摆去，打着响鼻，突突突，突突突……路上每看到一个人我都猜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干不干净，好不好看。看到漂亮的，我会盯着人家看出很远。大哥下车打听路，我坐在车上傻傻地看。过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哗啦啦。毛驴儿渴了，站在河边“滋滋”喝水，喝够了往前走，水刚好没过车轮，吓得我大叫。有时赶上

到上坡，我就下来跟车跑一会儿。

到了晌午，太阳晒得我懒懒的犯困，走过一个屯子又一个屯子，看见坐在大门口呆望着我们的老头老太太和抱孩子的妇女，我也没神气地瞧了。感觉渴，到一家户人家要点水喝，接着走，我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也不见到地方，我有点挺不住了，哭唧唧的。车拐过一个屯子，屯子头有几棵大柳树，奇形怪状，枝条泛着鹅黄，柔软地下垂着。家家都是矮矮的泥房，东头数第三家是大姐家。妈妈说：“到了，到了你大姐家了。”车到门口，大姐迎出来。我和妈妈下车已经不会走路了，到屋一看，下午三点多。大姐赶紧拾掇饭。

后来有了自行车，爸爸、大哥、二哥、大姐夫都驮我来回走。起初，我坐在车座前的大梁上，听到爸爸蹬车子时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吹到我的头

上，暖暖的。爸爸有时还腾出一只手来给我掖头巾戴帽子。

记得最清的是那次跟二哥去大姐家，二十来岁的二哥毛毛愣愣，不管不顾，什么沟沟坎坎，石头土包，上岗下坡，只管快。我坐在车后架上，肚子墩得生疼，不敢大喘气。特别是大下坡，只感觉风从耳边呼呼刮，树影飞快地向后倒，吓得我搂紧二哥的腰，闭眼睛，头顶着二哥的后背，心都悬起来了。

有一年将近年关，我和二哥跟着大哥赶马车去大姐家拉高粱秆。从大姐家往回走已经是下午了，大哥赶车，我和二哥坐在高高的高粱秆上晃悠。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棉袄棉裤让风打得透透的，我上牙下牙不停地打着冷战，脚冻得失去了知觉。我哭了，眼泪结了冰，嘴麻木不会说话了。大哥怕我冻坏，在离家还有三十多里的一个屯子，

找了一户人家暖暖。二哥把我抱下车，已是夜里八点多。那家有个火炉，让我在火炉边烤，因为我冻得太狠了，一遇热，手脚又疼又麻，像猫咬似的。暖和过来一些，爬上年车接着往家赶。

1986年我上师范报到是坐班车去的。车还没站稳，我从门缝看见黑压压一车人，售票员把行李放在客车棚顶上左一道右一道码好。挤上年车，过道都站满了人，人多得跟下饺子似的，挤挤挨挨，我的脚在半空悬了一道。到了乌兰浩特车站，离北师范还有十多里地。我扛不动行李，车站有好多拉脚的平板毛驴车，我同几个和我一样报到的拼个车咣当就往学校赶。

1995年腊月，大姐家二外甥结婚，我们一大家子去赶礼。大哥开着四轮车，送我们到永安坐班车。那时女儿4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跟着凑热闹。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从自然中概括出灵魂深处的美

□杨宁舒

10月23日，《江山神韵——于树斌山水艺术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展出的80余幅作品是于树斌近年来在水墨、泼墨山水研创方面的力作。作品以山水云雾、空谷幽泉、松啸鹤鸣为题材，透过阴晴雨雪的四时景致，还有如梦如幻的胸中意象，展现了古典山水诗的意境，反映出画家徜徉山水之间，仰观宇宙之大的哲思。

著名美术评论家毛时安评价说，来自黑土地的于树斌，在上海画坛刮起了塞北强劲的朔风。他的山水画是以一种我们很陌生的状态出现在上海读者眼前的。他没有小情小调的小清新，没有时尚和流行的漂亮。于树斌画的其实并不是黑龙江的山水景致，而是他心目中向往的山水，是他的“胸中丘壑”。它们博大、蛮荒、崇高，很少人间烟火，是梦中“卧游”的绝佳去处。于树斌是个力量型的画家。他的山水画，下笔重，用墨沉，极具力量感。铸就这种力量背后的，也许就是那北大荒一望无际黑土地后喷薄而起的红日……

1981年，于树斌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从此开始了山水画的探索之旅。经过了一定量的古代作品临摹，有了一定的傳統笔墨功力后，他开始尝试创作。画什么，怎么画，开始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向著名画家童中原先生请教，童先生说：“创作，就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包括：造型、笔墨、境界、符号、构图、形式、情感、观念……”童先生的回答令于树斌茅塞顿开，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创作。

1991年，于树斌开始了新一轮山水画创作周期，他将这一时期的品称为“现代山水”。这一时期的创作，完全打破了自然山水中的空间秩序与结构，将平时在三维空间中看到的山石、草木、云水等自然景观，与记忆、印象中的景观片段，同画家的主观情感综合起来，转换为一种平面结构，在平面铺展的梦



于树斌作品《云影流泉无古今》

幻般的墨彩世界中，实现一种具有多重记忆和印象的、超现实的现代异幻空间的山水境界。这批作品使于树斌在画界崭露头角，频频入选省、国家级展览，并获大奖，他于1995年在黑龙江省美术馆举办了“于树斌现代山水画展”。

在“水墨泼写”以“江山神韵”为主题的系列创作中，那种“气象万千、元气太和、风生水起、通天地化古今、孕含乾坤宇宙、吐纳八荒太极”的大境界，越来越成为于树斌的自觉追求，他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作品的内涵、境界与诗意表达，以及“道”的哲理的视觉化呈现。

2011年，于树斌组织策划了“问道水墨，当代中国画十家作品展”，首次展览在西安成功举办，此后每年在其他省市举办一次。参展的画家都是他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大家利用这个平台互相交流、切磋，大大地促进了各自的创作。

于树斌现为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将自己的绘画理论称之为“传统与现代、内心与自然之间的索求”。评论家邱正伦总结说：于树斌对传统文人山水画笔墨语言的继承与超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努力与古人拉大距离，与现代艺术形式、现代审美观念接轨，强调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的结合。于树斌将自己这一阶段的山水画创作归结为“现代山水”。二是重新认识笔墨传统，重新回归中国山水画艺术传统的精神家园，尽可能化解因一味强调现代构成，强化硬边切割而造成对山水画意境的伤害，主张山水画创作返回到中国道家哲学的宇宙观，返回到东方美学主客合一的内在意蕴中；三是进入到于树斌自己主张的“水墨泼写”阶段。在这一阶段，于树斌深刻洞悉了山水画艺术与自然宇宙的内在奥秘，将自己的山水画创作置于当代艺术语境，再次对作品的构成元素进行了优化重组，采取“泼”与“写”相结合的新方式创作，将“泼”与“无笔”墨、“人造”与“天然”达到默契并融为一体，突显了笔墨语言与画面境界上的双重“天人合一”，从而达到“以山水媚道”的天地大美境界。